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東京城敬宗定謀

卻說許敬宗，見王魁滿口答應，乃道：「目今朝廷之事，你也盡知。武大人想聖上傳位於他，總因狄大人屢次阻撓，以致各人皆為他挾制。現在想出妙計一條，欲你到太行山一走，將李飛雄請來，與他商議要事。若武大人得了天下，我為開國的元勳，你也不失封侯之位。但此去關係甚大，設或走露風聲，性命不保，不但你一人受累，連我與武大人也不得過去。因此同你商量，趕速即日動身，限一個月便須來往。」王魁道：「我道何事，這事也不費許多時日。此地離懷慶府只有千餘里，小人的腳力，大人盡知，多則二三個日子，便可回京。李飛雄受過大人的厚恩，加之小人前去告知他，此事但見功名富貴之事，豈有不允之理。」當時主僕計議停當，許敬宗便即取出了一千兩銀子，命他作為路費。王魁道：「大人何須費此錢鈔，只須一二兩，便可路用。其餘皆存在府中，俟有功後，再行領賞。」自己帶了包袱，次日天明，別了敬宗直向太行山而去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這日已到山腳邊下面，正擬上山，命小嘍囉通報，忽聽一派鑼聲，一字排開，走出數百嘍兵，各執刀槍，阻住去路。只聽高聲叫道：「汝這人好大膽子，走到山前，還不孝敬！快快送下買路錢來，方才好好放你過去。」王魁笑道：「汝這班狗頭，烏珠也未瞎去，敢向爺爺要錢，惟恐汝等反要送錢與我！」那些嘍囉齊聲罵道：「汝這牛子，莫想胡纏，再不送了出來，我等便要動手！」王魁道：「你要動手，恐你沒有這膽量。快去通報李飛雄說，都中有個王魁前來相望，著他趕速下山見我。」那班嘍兵見他說出寨主的名姓，知非外人，趕著四五個小頭目，跑上山去，嘴裏招呼道：「孩子們，招呼好了，這是自家人。」說著如飛而去。頃刻工夫，只見山頭上飛來一匹坐騎，遠遠的高聲叫道：「來的莫非王兄弟麼？愚兄接待來遲，孩子們冒犯虎威，多多得罪。」王魁抬頭一看，正是李飛雄，趕著迎了上來，也就招呼道：「小弟相隔已久，特來寶山探望。」兩人對面走來，行至半山，彼此相望，李飛雄歡喜非常，忙問道：「賢弟不在京中，特來荒山何乾？大人精神可好麼？」王魁道：「小人此來，正是大人指使。此地非說話之所，且到山中，再行敘議。」當時李飛雄率過嘍兵一匹馬來，讓他騎坐，自己在前領路，過了三道木城，方至聚議廳上。彼此見禮坐下，隨即命人送上茶來，為王魁洗塵，然後擺了酒食，兩人入座。

王魁道：「小弟此來，恭喜大哥，要官居極品了。」李飛雄不知何故，忙道：「賢弟何出此言？愚兄乃化外之人，罪惡滔天，為王法所不有，設非大人成全，活了性命，久做刀頭之鬼，哪裏還想為官作宰，此不是賢弟取笑麼？」王魁道：「小弟不言，老哥從何知道。只因太子遠貶房州，武后欲想傳位與承嗣，只因狄仁傑在朝，各事阻格，特命小弟前來，請老哥進京商議此事。」李飛雄本是個亡命之徒，聽了此言，自是高興非常。當時說道：「非是愚兄誇口，就是那一柄大刀，也算得出色驚人。既許大人如此提拔，豈有不去之理？明日便與賢弟動身。」當下兩人，你斟我酌，痛飲一番，方才席散。隨又帶王魁到山前山後遊玩一番，又將軍械糧草，看視一周，果然兵精糧足。王魁道：「老哥既有此佳境，也算個化外諸侯，一人獨佔此山，無拘無束，豈不令人羨慕！若能成功之後，便得富貴功名，實不愧英雄一世。」李飛雄見王魁如此稱賀，格外喜笑眉開，分得意。晚間將那總領頭目喊來，此人名叫出洞虎趙林，本領雖較李飛雄稍遜一籌，兩柄四方鎚，也不在人之下，山中除了寨主，便以他為長。當時見王魁上山，知道有事，故隨即到了聚議廳上。李飛雄道：「愚兄明日須往京都，因許武兩大人，有要事面商。上下的買賣，且請賢弟照管數日，嗣後愚兄回山，那時定有用賢弟之處。」說著便將王魁的來意告訴趙林。這輩強人，哪裏知道王法，但聽武承嗣得了天了，隨後自己可以做官，便自歡喜非常。一夜已過，次早李飛雄帶了盤川，暗藏兵器，與王魁一同下山，望京都而去。兩人本是好漢，腳力飛快，未有數日，已到京都。一直到了許敬宗府內，王魁先命他在內廳落坐，自己來到書房，卻巧許敬宗到武三思府上有事，只得命人安排了李飛雄，自己到了武三思府上，也不要人通報，徑自進入書房。三人望見他回來，敬宗忙開言問道：「你前去如何，李飛雄可曾同來？」王魁道：「現已到了府中，只因大人在此，故爾前來送信。」武三思聽了此言，甚是歡喜，隨說道：「許大人且請回去，能將這李飛雄帶來，待下官試驗一番，就更妙了。」許敬宗道：「大人既要將他試驗，但命他前來便了，下官府內正恐地方偏窄，易於走露風聲，住在這裏，耳目較少許多。」隨向王魁道：「你乃回去，將李飛雄帶來，說武皇親命他到府中居住。」王魁領命而去，稍頃果帶了大漢，走了進來。

武承嗣向外一望，此人身高九尺向外，紫紅色面目，兩道濃眉，一雙虎目，大鼻梁闊口，年約四旬，大踏步到了簷前，向著許敬宗說道：「小人李飛雄，為恩公請安！」說著叩頭下去。武三思不禁贊道：「好一個英雄氣概！你便是李飛雄麼？」許敬宗道：「此乃皇親武三思大人，汝且叩見。」當時李飛雄按次行禮已畢，侍立簷前。許敬宗先將王魁何日到山，在路行了幾日的話，問了一遍，然後向李飛雄道：「本院喊汝前來，所有用汝之處，王魁想已言及，汝可敢行麼？」飛雄道：「小人蒙大人活命之恩，加之武皇親如此提拔，焉有不行之理。但不知大人幾時起事，一切如何布置，還須示下，方可遵行。」武承嗣與三思兩人，見他滿口答應，急忙道：「汝能乾成此事，定要封汝個大前程。但軍裝旗號，必須要按照廬陵王而行，方命他地方官相信。不知汝山還有多少幫手，若欲下山開兵，先打何處城池？」李飛雄道：「小人初到此地，雖有一身本領，只能提刀開戰，拚個你死我活。欲要定謀運略，須要大人指示。」武三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到後面安歇一宵，明日依計而行。」當下王魁將他帶出書房，早有武府的家人，前來照應。三思又命廚下備上了上等的酒筵，款待飛雄。當晚便請許敬宗，計議了一番。先擬了一道檄，照廬陵王口氣，說：「孤家乃高宗之長子，天下之儲君，理合繼統稱尊，臨朝聽政，只以母後武氏，殘虐不仁，信聽讒言，致遭貶謫。撫躬自問，抱憾良深，茲特命太行山寨主李飛雄，帶兵征叛，以復大統，以定名分。所過各府州縣，理會望風歸順，納款相迎，屬在臣民，直尊君上。若與王師相抗，便為叛逆之臣，攻破城池，斬首不赦。將此通諭知之！」三人先擬了這道草檄，以便出兵之先，命人投遞，好令地方官，以此為憑，通報武后。然後又擬了大旗的式樣，用何號令，由何處進兵，何處屯紮。二人直至四鼓以後，方得議定。

次日朝罷回來，武三思向許敬宗說道：「李飛雄雖有這本領，但下官未曾目睹，深以為憾。欲想令他操演一番，不知他可應允？」許敬宗道：「此事何難，且命他前來便了。」當下將李飛雄喊到書房，一手指著院中一塊峰石說道：「我大人命汝當此重任，若不在此開演一回，武皇親何以知你手段？這峰石汝能舉起否？」李飛雄聽了此言，恨不能將通身本領，全賣與他，方可令他敬服，隨向敬宗說道：「小人本領雖不高明，這一座峰石，也不難提起。」說著搶走幾步，到了前面，將左右衣袖高卷，右手撐在腰間，兩腳用了丁字步，伸開手抓，先把峰石向外一推。離了土地，只見身軀一彎，手掌往下一托，說聲起，早已見一雙手，將一人高的一塊石，舉了起來。前後走了一回。然後到了原處，又輕輕擺好。把個武承嗣倒伸不出舌來，忙道：「本領大的人，也曾見了許多，這樣天神似的力氣，實未嘗見過。據此一端，便可知他的武藝了。」兩人稱讚了一回，然後在書房擺了一席酒餚，自己把杯請李飛雄上坐。飛雄趕忙辭道：「小人何等之人，敢與皇親對坐？這事萬不敢當。所有差遣之處，小人定盡力便行。」武承嗣道：「此乃謀天下大事。昔漢高祖欲用韓信，尚且登壇拜將，今某請英雄出兵，此席也是這意思，何必固執謙讓。」許敬宗也命他上坐。李飛雄見眾人如此，只得謝罪告坐。酒至數巡，許敬宗便將所擬的旗號草檄，交代與他，然後武承嗣送出兩萬黃金，命他帶回作為糧餉。

李飛雄次早回山，發兵起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